

两个强盗眼子

B93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两个犟眼子

白 欣 编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84年·沈阳

目 录

张榜招亲·····	曲文良 (1)
陶科长的心事·····	李兴才改编 (11)
亲人·····	齐守国 (19)
两个犟眼子·····	张功升 高云清 (27)
搞对象·····	林和平 (36)
出乘之前·····	王太林改编 (43)
踏着师傅的脚印·····	郑 重 (49)
巧接奶奶婆·····	柳中德 (57)
解净进车队·····	田淑珍改编 (62)
夜赴断阳桥·····	仵志丹 (72)
大丈夫吴太有·····	李凤德 (78)
良心·····	赵扶民 (87)
新小姑贤·····	杨 斌 (95)
王县长劝瓜王·····	李中堂 赵广博 (103)
开锁·····	郭旭红 (109)

追车·····	冯柄权(117)
矿工刘柱·····	李连生 齐九鹏 刘凤杰(124)
瓦工队长·····	荆林野(134)
李本茂三访老石匠·····	董立行 曲元新 王奇峰(143)
谁的儿子·····	张言军(150)
认妈·····	林作岩(158)
美·····	刘彦华 王 维(163)
走向新岸·····	李国权 巩宝生改编(172)
半拉电工·····	徐宏贵 张军号(189)

张榜招亲

曲文良

在柳树甸里有个柳树镇，柳树镇，当间是个十字路口，十字路口这天发生了这么一桩事：

一大早，路口就挤满了人，越聚越多，所有的人都朝路旁商店仰着脸看，跷着脚望，还都情不自禁地议论着，放声地大笑着：

“哈哈！真是天地之大，无奇不有啊！”

“我这胡子一大把的人，还是头一回见到这种事哩！”

他们到底看什么呢？原来那商店的门旁，贴着一张镶着金边的大红纸，纸的上方端端正正地写着四个隶书大字：《招亲启事》，正文是这样写的：

“我，傻老乐，大号姚成家，小名叫盼儿。现年二十九岁，属大龙的。身高一米七八还多那么一点，体壮力气大。念过九年书。因父母被林彪、‘四人帮’迫害而死，现今只我一个人过日子。家有老屋两间，今春新上的红瓦。上月初，跟两名待业青年合伙办起了一个小小饺子馆。家里仅有一台晶体管收音机、一台独轮车、一台绞肉机、一只单铃小闹表，全是自己安装的。

我为人憨厚，能干活，没脾气，不会耍心眼，但并不傻，缺点也有一点儿，就是饭量大。

现在我想找对象成家，要求条件有三：

1、对方必须是女的，而且是位真正的姑娘；

2、不要求赛天仙，但也不能是丑八怪；

3、必须会包饺子，而且不拉嘴舌，不藏奸耍滑，不老上医院，不求别人做衣裳，不用我伺候，不给我气受。

凡符合上述三条，愿跟我相处者，请于本月底前来本馆洽谈，逾期不候。切切。”

落款是“青春饺子馆、傻老乐。1981年3月1日”

请问，看了这份“招亲启事”谁能不乐，又谁能不说上几句呢？

人们正有说有笑，不知是谁突然喊了一声：“走，咱们看傻老乐去！”

真是一呼百应。

“对，看看那小伙子啥样？”

“姑娘们，快去呀，要是晚了人家可就洽谈妥了！”

“你这捣蛋鬼，就怕人家把你当哑巴卖了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人们大笑着朝东街青春饺子馆涌去。人流中走得最快的，算是那些好奇的姑娘。她们不顾人们取笑，也跟着去了，好象生怕被别人抢了先。顿时把小饺子馆挤了个满满登登，围了个风丝不透，就连门前那挺宽的街道，都被挤得水泄不通。面对这情景，“傻老乐”直眨巴大眼睛，心里很纳闷：咦？今儿个，顾客为啥这么多？他的伙伴小孙和小盛一看

心里就明白了个八九，互相瞅瞅，耍了个鬼脸，嘻嘻笑了。“傻老乐”故意把眼一瞪：“笑啥？做买卖的还怕客多！小孙，你快去和面；小盛，你包饺子去！咱们都加把油，一定满足顾客的需要！”接着，他眨巴着大眼，咧着大嘴，跟来的人们憨厚地打招呼：

“同志们，屋里请！咱小饺子馆开业不久，条件很差，请大家多提意见！来，这里坐，先弄点尝尝！这位同志要多少？”

“这……”来看热闹的人，特别是姑娘们，倒被“傻老乐”问的不好意思了，“你就给我们来半斤吧！”

“好咧！哟！这位老奶奶，你老人家好哇！哪位同志给这位老奶奶让个座？……好，谢谢啦！哎，老奶奶，您就不用掏钱掏粮票了，我孝敬你老人家一大碗！哟，又来了两位红领巾小朋友，你俩要多少？”

“也是一大碗！”

“一大碗？那可吃不了，我看你们每人三两足够了，哎，先吃吃看，不够的话，再添，怎么样？好！喂，这位大嫂呢？”

“我呀，是专门来看的！”

“哈！那请看仔细罗！请多提提意见，多替咱宣传宣传！”

“你瞧好吧，我回去一定好好宣传宣传，还要多领些姑娘来呢！”

“那多谢啦！哎，同志们请原谅，这桌椅太少了！”

“没关系，我们就这样站着吃，站着看！”

“好咧！”

人们一边端详着“傻老乐”，一边吃着水饺，低声议论着。

有人故意问“傻老乐”：“同志，怎么只你们三个小伙子忙乎？”小孙和小盛调皮地回答：“我们是光棍饺子馆。”

“傻老乐”听了，那四方大脸唰地就红了：“这个……我还没有……那个呢！”

“你应该处一个嘛！”

“我……不急！”

“不急干么贴《招亲启事》呢？”

“在哪？”

“在百货商店。”

啊？！“傻老乐”一听可真傻了，他那双瞪得大大的眼睛，半天没眨一下。当他发现屋里屋外的人都在端详他，还有几位姑娘正在指着他喳喳话；有些人出出进进，象看展览品一样看着他；有的人只要一两水饺，还把饺子放在嘴边，光瞅着他不嚼……他回味着刚才那位大嫂和顾客们的话味儿，他冷丁明白了这些人的来由。那四方大脸也就唰地红到了耳根，他二话没说，一拍大腿，一跺脚，挤出人群，撒腿就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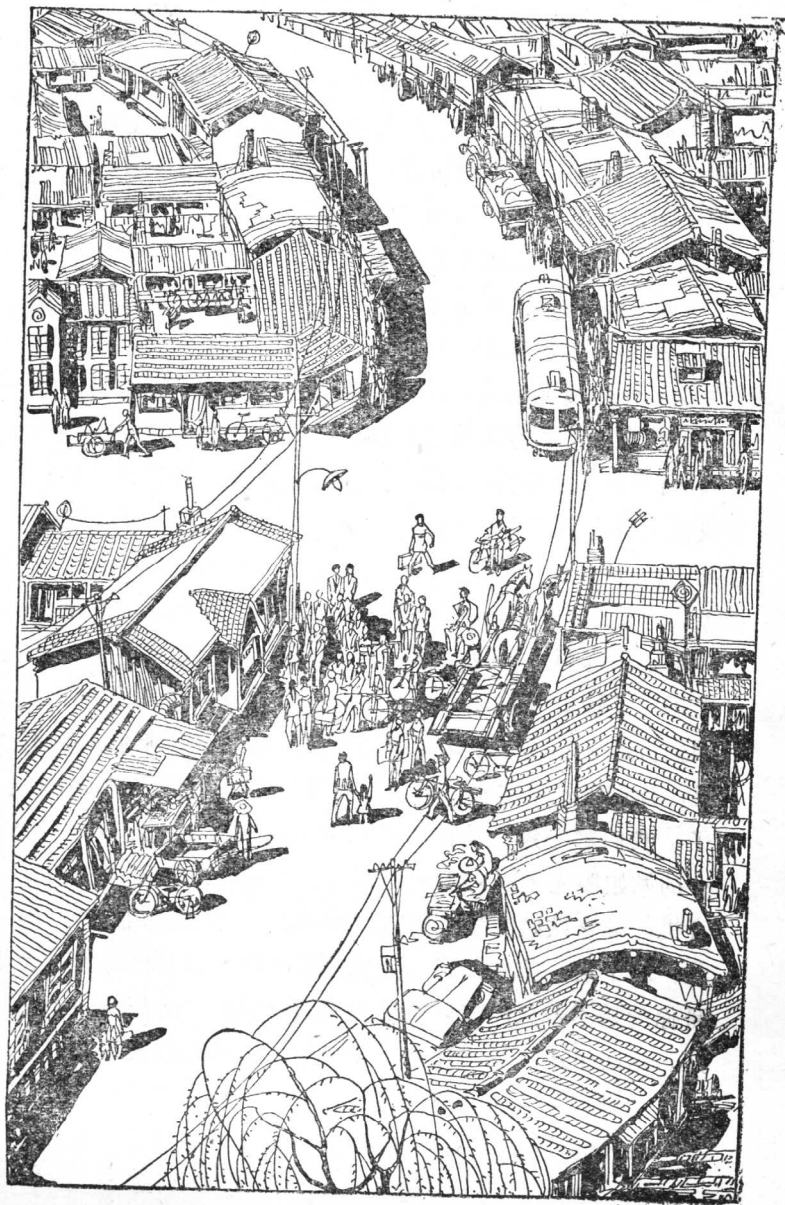
百货商店门前的人，还是有增无减，人们还在大笑着，议论着：“听说古时候有人张榜招亲，有的小姐抛彩球选婿，可那都是说瞎话，今几个这事咱可亲眼见了！”

“傻老乐”来不及细听，忙分开人群，挤上前去，睁大眼睛，朝着墙上大红榜文这么扫了一遍，不看则已，一

看“呼——”，他只觉得全身的热血一下子全都涌到脸上了。他伸出大手，“哗”把那张大红纸撕了下来，揉了揉，揉了揉，“啪！”扔到路旁，正好滚到一位姑娘脚下，他不但没向人家道歉，而且嘴里还骂道：“这两个活宝贝，我回去非跟他们算帐不可！”

“傻老乐”回到青春饺子馆，见客人已经走光了，对小孙和小盛劈头就是一句：“你们，你们也太……”“太”怎么了？他没说出来，小孙和小盛还从来没见过他们的经理“傻老乐”象今天这样冲动过，一猜就知道了内中的原因，可一时又不知怎么办好。还是小孙机灵先开了口：“嘻！我说大哥呀，在那十年动乱中，你家大伯、大娘被无辜折磨死了，那时我们见你是光棍一个人，怪可怜的，劝你找个对象，你说咱是‘黑五类’子弟，就是姑娘不嫌弃，咱也不给姑娘添麻烦。大伙都说你傻，你还乐呵呵的，都叫你‘傻老乐’。”接着小盛又说话了：“如今你家被平反昭雪了，咱们办起了小饺子馆这买卖越兴隆，就越显得咱们人手不足，你白天忙乎买卖，晚上又忙乎家务，看你累得那个样子，我们都心疼，劝你给我们娶个嫂子，你呲牙乐：‘如今的姑娘眼光太高，咱一无沙发、立柜，二无电视机、录音机，谁家姑娘能看上咱呀！’我们想，大哥你憨厚，健壮，能干活，脾气又好，凭这些还愁找不到对象呀？可大哥你就是不着急！咳！逼得我们俩没办法，就想出一个招儿。这法子还真灵，你瞧，今天姑娘们不是挤破了门？”

“来客了，还贫嘴呱啦舌？还不下饺子去！”“傻老乐”经不起小孙和小盛软泡硬磨，听了他俩这么一说，一



肚子气全消了。不待小孙和小盛看清来客，就照他们的后脊梁“啪”一巴掌，把他俩打得乐乐呵呵地进了里屋。

走进这饺子馆的是位姑娘，看年纪不过二十四、五岁，中溜个儿长得可真叫俊，一身衣裳十分可体，手里还拎着一个乳白色的人造革提包。一进门，她就站住了，用她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把屋里扫了一遍，接着又从“傻老乐”的头上扫到脚下，又从脚下扫到头上，然后目光落在“傻老乐”的脸上老半天没动。

“同志，请里面坐！您吃点水饺？”

“好，给我来点。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不多，就是一两！”

“一两！”“傻老乐”打了个眼儿，然后亲切地：“一两够吗？这可是具有传统风味的水饺！”

那姑娘客气地说：“美味不可多用。”

“好咧！”

“傻老乐”风卷似的进里屋端来一小碗饺子。

那姑娘不紧不慢地坐下，用筷子轻轻地挟起一个饺子，又轻轻地咬了一小口，慢慢地品嚼着：“这是啥馅的？”

“猪肉丝、鲜虾段、韭菜沫，味素，鲜姜外加五香面！”

“怎么没有大海米？”

“要大海米馅的咱也包，只是一分货一分价钱。”

“贵点没啥，给我来点。”“要多少？”

“不多，半两！”

“好咧！”

不一会，“傻老乐”又端来了一小碗饺子。

那姑娘又挟起饺子轻轻地咬了一口，慢慢地品嚼着。嚼着嚼着，她把饺子放在嘴唇上突然不动了，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也盯着“傻老乐”不动了。

这当儿，“傻老乐”又走进来，挺热情地说：“给你一小碟芥菜面！”

“嗯……哎哟！”姑娘一慌神，把嘴唇边的饺子掉在地上了。

不待姑娘哈腰，这“傻老乐”已把饺子拣起来：“脏了，我给你换一个！酱油和醋，这桌上有，您要多少请自己来！”

“……哎？有没有精粉饺子？”

“如果你需要，我们可以现去买面，给你现包！”

“好，给我来点。”

“傻老乐”一听乐了。她先是要一两，后是要半两，这回该是三钱了吧？“同志，要多少？”

“二斤！”

“二斤？你吃得了？”

“带回去给家里人尝尝！”

“好。请等一会儿，我再给你找个塑料袋装着！小孙，快去买袋精粉！”

“哎呀！我们俩包饺子都忙得一个顶俩，实在腾不出手哇！”

这时，那姑娘说话了：“人手不够，我来试试！”

说着，她提着手提包走进屋里，一看，她乐了：“哟，

小盛，你在这儿！”

“呀，我的老同学，欢迎欢迎！来，我来介绍介绍，她名字叫柳翠英，是镇西关柳老耿的大女儿，今年二十五岁。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张榜招亲的‘傻老乐’，是咱柳村镇出名的厨师，‘饺仙’的独生儿子，大号姚成家，小名叫盼儿，现年二十九岁，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卯时生，属大龙的……”

“傻老乐”又唰地红了脸，狠狠瞪了小盛一眼：“你这个宝贝，又拿我开心！”

“嘻！小弟岂敢！哎，小柳，来来来，帮帮忙！”

柳翠英一听，正中下怀，说了句：“我包两个试试。”把小提兜往墙上一挂，挽起袖子，洗了手，就包起饺子来。只见她一手托皮，一手挑馅一捏一个，“嗖嗖”转眼工夫包了一大堆，别说小盛、小孙，就连“傻老乐”都看呆了：“谢谢你帮忙！”

“谢啥，我也是个待业青年，在家闲着没事，帮你们包包饺子倒挺高兴！”

小盛忙说：“那你也来入伙吧！”

“我？”柳翠英看看小盛又看看“傻老乐”。

小盛立刻明白了柳翠英的心意，忙问“傻老乐”：“大哥，你看呢？”

“傻老乐”早就看中了这位姑娘的手艺，憨厚地笑着说：“我是一百个欢迎！”

青春饺子馆添了一员女将，大伙的高兴劲就别提了，而最乐的要算柳翠英。她每天都是人不离屋，手不离活，

越干越来劲，下班后还不肯走。她也不征求“傻老乐”的意见，经常一个人走进“傻老乐”的宿舍，又扫地，又擦家具，忙乎得满脸淌汗也不肯歇息，好象这里就是她的家。

“傻老乐”呢，站在一旁看呆了：难道她看上了我？要不……他想着想着，脸上漾出幸福的笑容，可突然又摇了摇头：象她这样的姑娘怎么能看上我呢？

一转眼，几个月过去了，这天下班后，柳翠英提了个鼓鼓囊囊的手提包，走进“傻老乐”的宿舍，从包里拿出一件衣裳，抽冷子塞到“傻老乐”手里说：“这是我亲手做的，你看合适不合适？”说着，低下头，脸红了，扭过身去。

“傻老乐”捧着衣裳，眨巴眨巴大眼睛，嘴一咧，乐了，当他展开衣裳，又突然愣了。愣啥？原来衣裳里包着一张折叠得板板整整的大红纸，把纸打开一看，不是别的，正是那张《招亲启事》：这不是我扔的吗？怎么被她拣了去？看来柳翠英真是位有情有意的姑娘！

“你，你真好！”

“好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傻！”

“你好就好在这傻上，我就爱你这傻劲儿！”

两个人都禁不住甜美地幸福地笑了。

这时，突然窗外有人“嘻嘻”笑出声来。“傻老乐”抬头望去，那是小孙和小盛，他们挤眉弄眼吐舌头，直要鬼脸：“怎么样？我们说《招亲启事》管用嘛！”

陶科长的心事

李兴才 改编

人事科陶科长在食堂吃过午饭之后，回到机关大楼，他是这走走，那看看，听听大伙议论什么，看看人们干些什么。这是陶科长多年在机关工作的经验，他认为这些虽然都是茶余饭后的闲谈，可有时候却能听到一些重要消息。当他走到党委办公室门前的时候，一看窗户门都开着，报纸杂志被风刮了一地。陶科长一边埋怨打字员小李出去不关门，一边走进去东一张西一张地拣起报纸。突然，他发现地上有一张公文纸，上面还写着几个人名，陶科长可是个细心人，对于在党委办公室里发现的名单他哪能不看呢，而且看得出这是李书记的亲笔手书。陶科长赶忙拣起这份名单一看，头一名就是宣传科长薛兆林，二一个是财务科长牛常礼，三一个是党办秘书小赵，四一个是门卫的老白头，最后一个竟然是他陶科长。再一看，在每个人的名字前面又都用红蓝铅笔划上了符号，而且这符号还各不一样，宣传科长、财务科长的名字前面划的是对号，党办秘书小赵名字前面划的是圆圈，门卫老白头和他自己的名字前面划的是三角号。陶科长看到人名倒还小可，对于这

三种不同的符号，他可动了脑筋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知道李书记划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。为什么写这五个人名？为什么五个人前面的符号又不一样呢？陶科长这会儿报纸也不拣了，杂志也不顾了，他站在那想上了：什么意思呢？让我们上党校学习？不对。学习不能有门卫老白头哇！听报告？听报告这符号怎么还不一样呢？猛然间不知为什么，陶科长想到人事变动啦。哎呀对呀，当前正是精简机构的时候，是不是要进行人员调整啊？对啦，厂里的职工代表大会刚刚开过，职工代表对于机构重迭人浮于事的现象提了不少意见。说我们厂是：处长成排，科长成连，问题成堆，视而不见，小事没人管，大事不敢管，办完一件事，少说得半年。现在不正是节骨眼吗？机关精简，人员变动，有升有降，有留有免。想到这，陶科长浑身上下的血，好象“腾”地一下子都冲到脑袋上去了，胀的他脑袋嗡嗡直响，热汗直流。五个人名三种符号，前面的两位科长是对号，秘书小赵是圆圈，唯有我和门卫老白头是三角号，哎呀——人事科长——门卫，门卫——人事科长！他越想越不敢想，越不敢想还越要想。他想不看，可是眼睛又不听使唤，直盯盯地望着那几个人名和符号；他想走可是这腿说什么也迈不开步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打字员小李进来了。她一看陶科长直挺挺地站在那，手里拿着一张纸，眼睛也直了，神也没了，脑袋腾腾冒热汗。小李这孩子自来胆就小，一看陶科长这样她有点害怕了，就喊了两声：“陶科长——陶科长——”陶科长这会儿心驰神往，小李喊他，他一点也没听见。这下子小李更毛了。她眼泪也下来了，嗓子也差

音了，哭不象哭，喊不象喊地叫了一嗓子“陶科长——！”你还别说，这嗓子还真把陶科长给惊醒了。“嗯？小李，怎么啦？”“谁怎么啦？”“你怎么啦？”“我？没什么呀，没什么嘛——小李我们要能上能下嘛——”“啊？！能上能下？什么能上能下呀？”陶科长这才反应过来，我说的这是什么呀，要不是有小李在场，他能狠狠打自己俩嘴巴。“噢——我是说我要下楼啦——”陶科长说完，走出党委办公室，下楼回人事科了。到了人事科，他是坐立不安，坐也坐不稳，站也站不牢。一会儿站起来走两步，一会儿坐下来翻翻抽屉，一会儿摸摸电话，一会儿端起茶碗喝口水。好不容易才挨到下班时间，铃声一响，他拿起了手提包往外就走。刚一出门，“咣”和打字员小李撞个满怀，差点儿把小李撞个跟头。小李一看又是陶科长。心里说：陶科长今儿个怎么了？刚才直眉瞪眼，这会儿又急急忙忙地。她哪知道哇，陶科长让那几个符号搅的正闹心呢！

陶科长走出机关大门，直奔存车场。连他自己也不知道，他是怎么开开的车锁，怎么骑上的自行车，怎么就到家啦。陶科长家住在三楼，可他今天却直奔七楼平台去了。住在七楼的老白头小女儿正在平台上晒衣服呢，一看陶科长直眉瞪眼地往上走，她想起杜丘吃药要跳楼的镜头了：“陶叔，一直朝前走，不要往两边看，跳啊——”陶科长一听有人说话，这才站住。一看，噢，到头了，这才又转身回到三楼。到家一进门把他老伴吓一跳：“哟，今儿个这是怎么了，眼睛也没神了，眼角也耷拉下来了，脸上的红光也没了，身上的肉都懈怠了，病啦？”陶大嫂赶